

浩然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XIAOSHUOCHUANGZUO
JINGYANTAN



小说创作经验谈

浩然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XIAOSHUOCHUANGZUO
JINGYANTAN



小说创作经验谈

小说创作经验谈

浩然

责任编辑 李明性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修武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194 千字

1989 年 5 月第 1 版 198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6150 册 定价 4.00 元

ISBN7—80538—084—8/1•32



浩然小传

浩然，本名梁金广，原籍河北省宝坻县单家庄（现属天津市），1932年3月25日出生于开滦赵各庄矿区，在蓟县王吉素舅父家长大成人。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8年村、区、县基层干部。1954年至1964年先后任《河北日报》、《俄文友好报》记者，《红旗》杂志编辑。以后在北京市从事专业创作。1973年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曾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8年被取消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东方少年》杂志主编。1949年立志文学创作事业，一面工作，一面练笔，走自学成才的道路。他手里举着“写农民，给农民写”的旗子，在北京郊区和冀东农村做了三十多年艰辛的艺术耕耘，以歌颂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杏花雨》等步入文坛，以描述社会风云的长篇巨作《艳阳天》、《金光大道》等闻名国内外，以反映农村改革的《苍生》再次崛起。他的主要著作被搬上银幕，改编成连环画册，电台连续广播，被译成多种少

数民族文字，在日本、法国等翻译出版。并被载入《世界名人录》。目前，他正在家乡一面体验新生活，一面写自传体小说。

前 言

《小说创作经验谈》属于一本向爱好文学的青年介绍我自己创作经验和零星断想的文稿结集；即使其中一些议论性的短文，以及对别人作品说长道短的话题，也是用自己的心得体会为依据、当尺子有感而发的。

我希望这些“现身说法”的，又通俗浅显的文章，能够对初学作者起一点辅导作用。同时，它们兼有资料性质，可供研究我创作道路的评论家参考。

《我学习创作的点滴体会》发表在一九五九年沈阳的一个杂志上，是我平生第一次写的这类文字。它和二十多年后写的《回复青春文学学院的提问》等篇，都应视为我艺术生涯幼年穿着开裆裤的照片。尽管从头几十年，就开始有人称我为“作家”，如今还在“作家”的头衔前加了个“老”字，但我的艺术生命和我的肉体之躯一样，并非一出世就是个穿着中山装或军便服的仪表堂堂的大汉。我曾经是个艺术胚

胎，渐渐长成艺术婴儿，接着长成艺术孩童。而我的艺术孩童时期，比文学界的许多老少同行都持续得长远；至今，我的艺术观念、创作思想、观察社会的能力、处理生活素材的技巧，等等方面，都时时流露出还不成熟的、甚至幼稚可笑的缺欠和错误。因为我是通过“自学”之路走进文学界的农民，没有“家学”底子，少有名权威帮扶；得靠一边走路，一边练习迈步子；在不断地跌跤、撞墙、碰钉子的失败中，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时至今日，仍然步履维艰地在奔向一条不平坦的未来的路上跋涉……

作品是一个作家艺术生命的脚印。我的这些谈创作实践经验体会的文字，是对脚印的说明与佐证。是我这个所谓“老作家”来龙去脉的真情。这真情不能隐瞒，也没必要隐瞒；甚至乐意把自己怎样从穿开裆裤长成不再穿开裆裤，从幼稚长成不再那么幼稚的实际过程，源源本本地告诉有志于文学、刚要学步的青年。依我看，文学青年，尤其是象我一样没机会进入正规文科大学深造，“家学”底子不厚、难得求师、没有“后门”可走的农村青年，在学习成长的时候，大都喜欢言之有物的，对自己有具体指点作用的实在话，渴望看到先行者的真实足迹，以便借鉴。在我们文坛上很流行、很时髦的那些装腔作势、故弄玄虚、变幻外来的和借用的名词术语，以及摆出个“天才”作家的大架子的所谓高深理论，实则空话和假话

连篇等诸般货色，于文学青年能有什么益处呢？
起码，我年轻那时候，就极不喜欢这类玩艺儿……。

由于我的这些文章谈的都是个人经历和感受，所以既能显示我个人的个性特点的艺术探索足迹，也表达着我的艺术观和艺术观形成的过程。它们更会无情地暴露出我的缺点、毛病和谬误。这一切，同志们尽可以自己判断、自行决定取舍。我本身只希望别人能拿我的小说作品对照我的言论，尔后去判断、去取舍，切莫要往任何什么框子里去硬套。

今天编完这个集子，适逢好日子：我的外孙女小绿谷一周岁生日。去年秋天，我和老伴儿一起，提前住到小镇上的女儿身旁，惶惶不安地等待着她落生，终于迎来了她落生给予我们的喜悦。这么一个嫩小的孩子，此时正在满有信心地顽强地蹒跚练步、咿呀学语。而我，她的外祖父，恰巧走完一生中最为不容易走的十年路途；老不服老，不向任何困难低头屈服，要接着茬儿往前冲闯！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其精神可佳，却总不免有几分无可奈何的哀叹消极之感。我不愿意趴在槽底下空想，而试图“行在千里”。为这个“行”字，几年来我不断更改着“人生线路图纸”——写作计划。四年前，我自认为“基本上从跌倒处挣扎起来了”，就开始埋头写自传。没过一年，由于责任心和新生活的呼唤，就改成：一定写出一部反映中国农村新时期

生活风貌的、有一定艺术分量的长篇小说之后，携老伴儿回到故乡老宅子住下，在跟乡亲“共饮村边一井水，同走门前一条路”的情景下，再写自传。于是又苦拼了两年多，完成了《苍生》。目标似乎达到，然而我的行动计划又随着变更了。因为我还想追着时代的脚步，再赶一程。因为我是“社会生活是文化创作源泉”的虔诚信徒。所以意识到这么一点：如果回到故乡老宅子里关起门来写自传，与农民活动的大世界隔离开，就不便于观察、积累新鲜的创作素材，也就难以再写出反映时代变化的作品。于是，谢绝了温暖如春的广东省某单位的盛情邀请，不到那里“过冬避寒”，就急不可待地立即赶奔燕山下一个距故乡老宅子十华里的小镇，当了个国家政权最基层的乡镇干部。十一月十一日去报到和安排个住处，返回通县女儿家，一面整理这“经验谈”集子，一面等着给小绿谷过周岁生日。然后到北京的家里看《苍生》的校样，把其它家务事安顿一番，就要上任去了。

北方天寒地冻，不久将要风雪来临。山庄小镇的住房由于没有暖气设备，更没有距住房近便些的吃、拉地方，从过日子的角度看，不要说比南方广东，就是比通县的女儿家和北京自己的家，都要苦得多。这有什么办法呢？文学这个职业就是吃苦的职业，不吃苦，不多吃苦，不自觉地吃苦，就只能挂个挺光彩的职业的空牌子，不能有事业上的成绩。为了在

未来的十年中除去写出自传，再写出几部新的、质量高一些的作品，为了延缓艺术生命的老化，我只有拚着老命到火热的农民生活中去，没有别的线路可供选择！

1986年11月21日子通县

目 次

前 言.....	(1)
回复青春文学学院的提问.....	(1)
给习作者介绍经验.....	(20)
我学习写作的点滴体会.....	(33)
写农民,给农民写.....	(40)
扎根农村写农民.....	(43)
怀胎,不只十个月.....	(49)
追赶者的几句话.....	(73)
谈创作的书信摘抄.....	(80)
我愿有颗忠诚的心.....	(85)
有关“中年作家”的联想.....	(88)
《新婚》的题外话.....	(95)
《浩然短篇小说选》后记.....	(101)
《浩然儿童故事选》后记.....	(105)
关于《艳阳天》《金光大道》的通讯与谈话.....	(109)
巴人同志指导我学习创作.....	(128)
我有个偏爱.....	(140)

创作入门的一个课程表·····	(143)
先看、多看点中国的·····	(145)
对“自学”的同志说点真情话·····	(149)
文学短论二题·····	(156)
谈吸取生活素材·····	(162)
谈谈小说素材问题·····	(183)
要练基本功·····	(189)
搞创作就象搞建筑·····	(196)
读书小议·····	(202)
文学兴趣、才能及其它·····	(210)
谈“情”说“爱”·····	(221)
向《绿野》致谢及其它·····	(234)
留在记忆里的火花·····	(248)
一次不自觉的尝试·····	(253)
《杨沫之路》序·····	(258)
《七彩宝石》序·····	(262)
曹继铎的散文集序·····	(268)
提点希望·····	(272)
我的希望·····	(277)
多拍些反映农村生活的电影·····	(279)
《夜读随录》小序·····	(287)
这篇小说有味道·····	(290)
附:《在这片杨树林子里》	
读小小说四篇·····	(297)

附:《等》《灾后》

读后随笔..... (302)

《薛梅》的优缺点..... (305)

《青龙桥客栈》读后感..... (311)

《老单身汉的新睡帽》读后感..... (315)

人物性格和情节的关系..... (318)

呼唤..... (322)

《中国农村小说大观》编选说明..... (325)

对中原农民出版社编辑同志谈话摘录..... (331)

浩然的主要著作目录..... (336)

附录

回复青春文学学院的提问

一、你是什么时候发表处女作的，那时有多大年龄？

我现在以写小说为职业，第一篇的正式小说，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发表的短篇《喜鹊登枝》。然而，我的文学生涯，是从写小演唱、诗歌、故事和新闻报道等等形式的文章开始的。这方面的手稿被变成铅字的，应该算我的真正的“处女作”。它是一篇故事，题名《姐姐进步了》，刊于一九五〇年十月的《河北青年报》上。

那年我十八岁，在区委搞青年团工作。有一次我请假回乡探亲，途经姐姐家的那个村，就顺路去看她。在家里扑了个空，跑到地里才见她正跟男人们一块干重体力活计。这情景在当时来说是件新鲜事儿，姐姐给了我一个崭新而又强烈的印象。我们姐弟俩在边往村里走边拉家常话的路上，姐姐又告诉我：他们村最近驻进青年工作组，正搞发展青年团工作，她被吸收当了积极分子，经常去听团课。我当时

也正在农村搞建团工作。那工作是艰难的。因为地处游击区的农民思想很不开化，长辈们阻碍青年们参加自己的组织，青年们自己也顾虑重重：男的怕青年团是变相“扩军”（征兵），怕被送到朝鲜去打仗；女的封建思想更严重，怕别人说闲话，怕引起家里闹矛盾。姐姐能一改过去那种落后的“小媳妇”的精神状态，使我大为感动。临分别的时候，姐姐又悄悄地托我：回到县城后，找找我那正在师范上学的姐夫，劝姐夫也申请加入青年团。……假期满了，回归工作岗位，姐姐的影像和话语常常在我的眼前浮现、耳边鸣响。我想写写姐姐，表扬表扬她的进步，于是我写了一篇故事。

在这之前，我已经对写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差不多学写一年，每天都写；每次写都是搜肠刮肚地编造，甚至依照看过的戏、诗和故事模仿。唯有这次写我的姐姐，由于对被描写的对象熟悉，有感情，是通过这故事表达什么主题思想也心有底数，所以写得顺利；比之从前的稿子，这一篇从内容到结构、语言都是“独出心裁”的。结果稿子被选中，成了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开始往报社投寄稿件，以为一投去便会刊登，所以每天都盼送报纸的同志来；报纸一来，就急忙翻找自己那变成铅字的名字，每次都大失所望。自己心里怪难受，还招得周围伙伴们的嘲笑，实在不好意思

思。为了不刺痛自己的心，为了不自寻没趣，索性不再看跟我有来往的那几种报纸。《姐姐进步了》那稿子寄出去，我也不抱希望，甚至连碰运气的念头也没有。加上那一段工作忙，到处奔跑，大约有两个月没跟《河北青年》见面。有一天，我在城里东街一个老乡家开会，邮递员找到我，给我四千元（旧币，等于四角）的稿费卷（到邮局兑换现金），还有一张烟卷盒大的油印着格子的稿费单，上面填写着我的姓名、文章篇名、发表日期和金额。稿子发表了还给钱，是我前所不知的事儿。那时期我们还吃供给制，穷得可怜。但是“钱”，并没有比“发了稿子”这件事给我的震动大（那稿费请伙伴们吃花生）。我一口气跑到县团委办公室，翻了好久，终于在一堆废报纸里找到那份印有我的名字的报纸。我举着报纸，忘形地往外跑，象《儒林外史》里那位范进中举一样，一边往外跑，一边遇人就报喜：“我登了稿子！我登了稿子！”

《姐姐进步了》原稿有两千多字，被编辑同志给删去有关姐姐的历史介绍、风景描写和多余的话，登载出来的时候只剩下一千一百字。这么一篇千字小文，对一个无知而有志，想追求但目标不准、道路不明的农村青年来说，其作用非同小可：它坚定了我一个距文学门口还相当遥远的十八岁的农民后代，走文学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我感谢那位至今仍不知姓名的编辑同志。